



## 從學運談起……

1983 卷 15 期 1

鍾錦文

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黃昏，在維多利亞公園涼亭附近，掛着的是一塊塊寫上了「保衛釣魚台」字樣的布條，多少個手纏黑臂章的大專同學，曾經在小山丘上拉起橫額，莊嚴地唱起「釣魚台戰歌」，激動地喊着「保衛釣魚台」，「抗議美日勾結」，「打倒日本軍國主義」等口號，一張張隨風飄揚的傳單。但是，這次未得警方許可的集會，最後終於演變成一場警民衝突……雖然，不少曾參與保釣運動的同學，在肉體甚至個人自尊上，都蒙受了不少的創傷，但是，這些痛楚換來的，卻是孕育並誕生了學生運動的第一代並掀起了七十年代學生運動的高潮。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下午，同一地點，聚集着上萬名市民及學生，而今次卻是由「各界爭取金禧復課委員會」主辦的「金禧事件民眾大會」。和上次不同的，是今次再沒有任何流血事件發生——一次名符其實的和平民眾集會。隨着金禧事件的淡下來，學運的高潮也開始下跌。究竟是七十年代末期以後未產生任何社會矛盾，還是這個年頭學生的社會觸覺銳減，是見仁見智的。而且，在七十年代末期，社會上各行業的組織亦開始蓬勃地發展，他們敢於爭取和維護自己的權益，而對社會事件的反應亦頗為熱烈「壓力團體」這個名詞亦應運而生。學生在社會參與上的先鋒角色，亦漸漸被這些團體所取代了。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在同一地點，學生和有關團體之呼聲又一次被聽到了。在「侵華史實不容竄改，民族尊嚴不容削奪」的呼號聲中，成千上萬的民眾召開「九一八民眾大會」，聲討日本無理竄改侵華史實，十年前的「打倒日本軍國主義」又再一次的被聽到了。當然，在這些場面裏，「龍的傳人」，「保衛黃河」等愛國歌曲是不可缺少的。簽名運動，血書……等。

若果我們說七七保釣事件孕育了學運的第一代，那麼，九一八集會又帶出了些什麼呢？不錯，在當時，這個集會的確能夠刺激部份同學重新記起他們是中國人，但是，除了這些近乎是官能刺激之外，參與集會的

同學又得到些什麼呢？最令人失望和惋惜的，就是同學間竟然沒有把握這個時機去重新思索他們在社會及國家上的責任。更甚的是學生會評議會，竟就血書一事，召開了無數次的緊急評議會，甚至通過了一連串近乎失去理智的裁決，花費了評議員不少的時間及精力。雖然事後亦有評議員覺得在這冗長的討論中，的確得着了一些東西，但是，試問這和他們付出的時間和精力是否相符？更重要的是因為這冗長的討論，平白喪失了一個使同學們重新思考他們對社會和國家責任的機會！似乎，九一八集會只是迴光反照，仍然挽救不了學運日漸走下坡的頹勢。

個人雖然對七十年代學運所帶出的一套並不完全贊同，但是，有一點肯定的，就是學生運動，社會參與對同學是有一定的影響及衝擊，有不少的同學亦在參與過程中得以成長，並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和對國家，社會的使命感。

再看我們目前面對的形勢。七十年代是一個動盪的年代。踏入八十年代，我們所面對的，是世界性的經濟不景，而香港人亦因為九七問題的不明朗而充滿了憂慮。文革這場浩劫，以及國內政治路綫的不穩定，使港人普遍懷疑北京所提出的「香港可以維持現狀」的持久性。而香港在九七年後重新納入中國版圖，似乎已經是不能改變的事實。亦有部份香港人把握了他們的權利，提出了各種的方案，如港人治港，托管甚至是港獨等建議。但是，經過了百餘年的殖民地統治，香港人似乎不習慣去關注和他們有切身關係的社會事情。中英雙方的談判，亦於八二年九月戴卓爾夫人訪華之後積極展開。接着而來的，便是香港的大資本家分別上北京與中國高層人士會談。但是，可笑的是現時只有資本家和中國方面的對話，而五百萬直接受這些談判影響的香港市民，卻被擯出局外！固然，世上並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情。再翻開歷史看看，那一次的民主改革不是由人民努力爭取，甚至不惜用自己的鮮血來換取的？所以，光是坐着喊不公平並不是辦法，最重要的是坐言起行。因此，八十年代學生所面對的，是如何改善香港市民對政治參與的恐懼和冷漠。

再回到我們身處的醫學會裏，究竟醫學會在這個獨特的時空下，能夠做些什麼？要分析這個問題，我們由近年醫學會的情況說起：若果我

們將醫學會的工作分爲內務及外務，我們便不難看見一個現象：近數年來幹事會的路線都是一年側重內務，另一年側重外務。就上年來說，醫學會內的活動的確很蓬勃，但是，亦有不少不愉快的事件發生。幹事會文康秘書在落庄前數日辭職，招致全民大會上一連串的遺憾動議。醫學生節本來是促進各班感情，但竟然導致班與班之間的磨擦。八六班會由兩閣競選合併成一閣，而內閣在上任後一個月左右竟由於班會主席辭職而被迫解散，及致後來重新組織班會等……其實這些問題的原因，除了是「人」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由於人與人之間的誤解及人際關係的疏遠而成。但是，有什麼原因導致人際關係的疏遠呢？

其實，經過這三十七年的發展，醫學會已經由一個簡單的組織，演化成一個複雜的架構。在這個複雜的架構下，各單位都有其獨特的角色和對整體不同的看法。而且，每一個單位都有其應肩負的責任，試想想一年之內，醫學會所舉辦的各項活動，和我們可動用的人手，更加上醫學院的沉重功課壓力，定會驚嘆我們有這樣的時間及精力去做這麼多的事情。由於舊的活動年復一年地搞下去，再加上每年幹事會都發起一些新的活動，因此，活動爆炸便是必然現象了。而同學對團體歸屬感普遍偏低，因而這些過量的活動，便由少數較活躍的同學所肩負。而搞活動的同學，亦只注重如何能令這個活動搞得有聲有色，忽視了人際關係及放棄思考活動本身的目的意義。事實上，他們亦無暇顧及這一切。

展望將來的一年，醫學會的發展又會是怎樣的呢？

經過了個多月的實踐，我仍然堅持對外「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對內「發揚互愛精神」。透過各類型的社會參與，可以提高同學的社會意識，這一點我們是肯定的。香港前途問題將會是我們外務的重點。而在內務方面，我們希望提高同學之間及同學對團體的感情，在二月一日舉辦的首次醫學會聚餐是一個新嘗試，旨在提高同學對團體的歸屬感。在校政參與方面，爲了應付日益繁重的院方事務，我們亦希望在評議會之下加設一個學院事務委員會，加強校政參與的工作。